

# 一生的财富

□涂启智

我出生于沂蒙山区一个偏远小山村，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一九九一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当年十二月十日，天上飘着小雪，我带着一脸懵懂和兴奋，穿着县人武部发的军用棉袄棉裤和母亲做的布鞋，从潍坊登上火车，经武昌到广州，再转乘轮船至汕头，又乘坐大卡车，辗转四天，终于抵达目的地——位于粤东山区的某野战部队军营。

新兵连生活由此开始。新营房容量有限，新兵只能住进石头垒墙建成且已废弃多年的老旧营房。门窗破烂不堪，门框都没了。窗户洞开，没有任何遮挡。战士们将塑料布钉于门口和窗户上方墙壁，晚上睡觉用以挡风；白天把塑料布卷起来，便于采光和通风。此前，当地农民经常将耕牛拴在里面，地面一层厚厚的牛粪。全连战士打扫清理，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

新兵连连架不够，我们就将床板直接铺到地上。一觉醒来，闻到室内沉淀的牛粪味，很久再难入睡。战士们打趣说：“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我们一定能茁壮成长！”

一间废弃车库，因陋就简改建成厨房。我们帮炊事班同志从池塘挖出稀泥、捡回一些石头砖头，垒起简易灶台。没有饭厅。开饭时，战士们分班围着一盆菜，席地而坐。每逢下雨天，我们就躲在大树下或是挤在厨房屋檐下尽快“解决战斗”。

每天菜式雷打不动——包菜和白萝卜，偶尔炒个肉饼绿豆芽，就是美味佳肴。炊事班买肉只买肥肉，专为炼油。猪油渣掺进包菜和白萝卜中，即是“荤菜”。我们正是吃饭年龄，军事训练消耗极大，每顿饭菜均一扫而光，连锅巴都不剩。有驻地老乡到军营附近售卖方便面等副食品，我们偶有买几包。白天不准吃零食，晚上睡觉躲在被窝干嚼一包，好像“幸福的小老鼠”。

一九九二年元旦让我终生难忘。这天晚上，新兵连加餐——西红柿炒鸡蛋和红烧肉炖土豆。战士们各个吃得红光满面、畅快淋漓，简直像过年一样。

新兵连训练结束，食宿条件均有所改善，然而训练科目增多，强度难度不断加大。从早上六点钟起床到晚上九点半，除去一日三餐与短暂午休，其余都在训练。中午一般都是靠在墙壁或趴在床头柜上眯瞪一会儿，不敢打开被子躺下睡觉，担心早上折叠方正的被褥子破坏，重新再叠浪费时间。每天晚上，做完最后一个俯卧撑，筋疲力尽，全身像散了架似的。

有一次，训练科目是“按图行进”。每人背着一支步枪、四颗手榴弹（教练弹）、挎包（装着压缩饼干）、水壶、防毒面具、地图和指南针，疾速行军。军用地图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地图标

注的乡间山林小路，在行军途中，根本看不到。我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穿行于“风吹草低见人影”的茅草丛中。大树遮天蔽日，完全无法辨别方向，登上山顶，极目远眺，除了山还是山。担心战友会走散迷路，我们边行军，边互相呼唤提醒。有些地方连羊肠小道都看不到，就用长长的木棍拨开草丛或灌木丛开路；山势陡峭处，手脚并用，匍匐攀爬。

拉练从早上八点开始，下午六点钟到达目的地。途中，气温高达三十七八摄氏度，行军每遇见一处水库、小溪或者堰塘，我们先是趴下来喝饱，再装满水壶。除了每至水源处当场牛饮，行军途中我另喝六壶水。在一处小水沟，我趴着喝水，看见两只小虾摇头摆尾，我说：“对不住了，我太渴了，跟你们抢水喝！”时至正午，烈日当空，解放鞋底磨到发烫。高强度急行军，头脑昏昏沉沉，走到悬崖处，大家都不敢朝下面看，害怕一头栽倒。头上直冒汗，为了降温，战士们多次将迷彩帽浸水再戴上。

拉练计划行程三十多公里，实际走了四五十公里，历时十个小时。我们将一个又一个山头踩在脚下，尽管非

常疲惫，心中却激荡着“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豪迈气概。

经常野外拉练，解放鞋极易被磨穿，前面露出脚趾头，后面露出脚后跟。这种状况要持续很久，才能领到一双新鞋。

长期的部队锤炼，特别是在新兵连的强化训练，让我和战友们锻炼了强健的体魄、磨练了坚强的意志、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铸造了敢打敢打硬仗的勇气和信心。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下旬，揭阳某林场突发山火，地方政府组织人力扑救几天几夜，仍未遏制火势。火情就是命令，我和战友们迅速奔赴火场，奋战一天一夜，终于将大火扑灭。战士们身上、脸上都黑乎乎的，有的解放鞋被烧化变形，有的衣服烧出窟窿或缺角，有的脸上耳朵被树枝划破……但大家都抑制不住胜利的笑容，露出洁白的牙齿。在返回军营的大卡车上，我竟然站着睡着了。

一九九八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我们团奉命开赴湖北监利。在抗洪抢险的四十多个日日夜夜，面前是浊浪翻滚望不到边的洪水，身后是广袤的村庄农田。迷彩服几个星期都没脱下，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从未干过。夜晚实在困了，就在堤坝上裹着雨衣眯瞪一会儿。那种很困很想睡又不敢睡的感觉，非亲历不能体会。几天几夜没合眼，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泡在大水之中房屋轰然倒塌声或附近村庄的狗叫声惊醒。醒来之后，我们担心哪里出现管涌或者溃堤，又赶紧起身沿着大堤仔细巡查……我们用热血忠诚筑起一道钢铁堤坝，守护家园、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抗洪取得胜利，部队撤离时，当地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欢送。一位老乡正在路边诊所打吊针，听说部队要走，偷偷跑出来，左手举着吊瓶，右手使劲向我们深情挥舞。在武昌火车站，有位大娘提着一罐精心熬制的绿豆粥，拿着一擦一次性杯子，一定要让即将登上列车的子弟兵每人尝一口。

三十年前仿佛就在昨天。一日从军行，终生跟党走。脱掉的是军装，脱不掉的是军魂；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军营的摸爬滚打是我一生的财富。部队历练和养成的吃苦意识、坚韧品格、拼搏精神，合成一束生命的追光，永远激励和照耀我，给我以悠久的回味，无尽的滋养，熨帖了岁月，温存了时光。



环绕 吴磊 摄

# 八一颂歌

□汪升勤

当一群群和平鸽的哨声  
一阵阵吹响蓝天时  
我在猎猎的军旗下  
双手举起你的辉煌

九十四年的跋涉路  
九十四年的风雨程  
九十四年的血与火  
九十四年的丰碑  
多么高大  
多么巍峨  
耸立在人们心坎上

你经受了  
生与死的较量  
你一路披荆斩棘  
你一路所向披靡  
你以铮铮铁骨  
筑起一道  
牢不可破的和平墙

我多少次在夜空  
掀起你战火的翅膀

八一枪声从漫漫长夜打响  
战斗的火炬  
照亮茫茫大地  
为了劳苦大众  
你付出了  
几多生命和鲜血  
让我们永远铭记

忆往昔  
峥嵘岁月百折不挠  
看今朝  
改革开放豪情万丈  
你仍铁骨柔情  
为和平正义而战  
为了江山永固  
为了世界和平  
紧握手中钢枪

如今走上康庄大道  
感恩军人的付出和担当  
没有他们的日夜守卫  
哪有祖国安宁  
哪有我们的幸福  
哪有我们美丽富饶的家乡

记忆深处

# 童年忆趣

□王绪谦

夏天雨水多，沟塘里积满了水。

如今的一些孩子不会游泳，成了“旱鸭子”，一旦落水，缺乏自救能力。教会他们掌握游泳的本领，才是防溺水的最好办法。我小的时候，一个庄子大大小小几十个小伙伴，儿子跟父亲学游泳，小孩子跟大孩子学游泳，小伙伴们差不多都识得水性。我是在父亲的监护下学会游泳的，尽管最初也呛了2次水，但经过反复冲浪击水，水上功夫日益见长，蛙泳、仰游、踩水、扎猛子，样样驾轻就熟。

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会相互吆喝着，伴着落日的余晖，骑着自行车，摇着响铃，一路欢声笑语赶往村南1公里处的大塘游泳。其实我们的庄子里也有可供游泳的地方，但庄里的水塘整天有鸭鹅闹腾，水质有些浑浊，更主要的是位于生活聚集区，人员出入频繁。南湖大塘就不同了，傍晚的时候，劳作的人们纷纷收工回村，四周是空旷的原野，晚霞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不知名的鸟儿在空中翱翔，撒下一阵欢快的叫声。这里是天然的游泳场，水质清澈，不生杂草，连水中游动的小鱼都历历在目。我们来到这里，把衣服扔得七零八落的，从岸上猛跑几步向水里扎去，把水塘搅得天翻地覆。这个大塘呈东西走向，不是太宽，一个猛子就能扎到对岸；但东西长有几百米，有兴趣的话游个来回，那才叫酣畅淋漓。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有时也会遇到“不速之客”。那一天，刚刚下过雨，我们跟往常一样来到大塘边游泳，但见一条水蛇在水面上游动，让人心里发怵，不敢下水。胆大的魁武可不在乎这些，他多次跟蛇打过交道，有一次，村里王大爷家的院子里出现一条大蛇，一家人都吓得惊叫起来。魁武闻讯赶了过来，徒手卡住蛇头，装进布袋里，拎到野外放生。这会儿魁武率先下水，向水蛇游去，大有捉拿之意。那水蛇像是遇到了克星，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小伙伴们解除了紧张感，纷纷跳入了水中。后来，我们也遇到了几次水蛇出没，但扔一颗石子就把水蛇吓跑了。大塘始终是我们的快乐主场。

大塘里有好多野生蜗牛，我们在游泳的时候会捉一些带回家，让母亲烹饪成美食。蜗牛肉质鲜美，是地道的农家好菜。我的口味重，时常会让母亲多放些辣椒，蜗牛肉越嚼越筋道，越嚼越香，吃了这回，还想着下回，如今，我家的餐桌上还时常飘荡着蜗牛的香味。

晚上的世界是属于孩子们的。不管是在皎洁的月光下，还是在漆黑的暮色中，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尽情地玩耍。我们这个庄子前面有一块生产队的打麦场，地势平坦开阔，是小伙伴们理想的集散地。我是吹哨人，晚饭过后，一边急着向麦场跑去，一边使劲地吹响哨子。哨声像号令一样，把小伙伴们召集在一起。小伙伴们变着法儿玩着各式各样

的游戏，最刺激的就是捉迷藏，也是一二个人扮演老鼠，更多的人扮演老猫，开始猫捉老鼠的游戏，“老鼠”只要被发现藏身之处或是被发现踪影，就算输了；要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被捕获，“老鼠”自己现身，“老猫”就认输了。当然，这种捉迷藏的游戏限定在一定的活动区域内，不能突破大家认定的界限，否则，也算是落败。我们藏身的地方很多，有蘑菇状的草垛里、有牛棚羊圈里、有炕房的梁梯上、有沟坡的兔子窝里，哪儿隐蔽哪儿去。如果被捉住了，有小伙伴们推选的头领手持棍棒当枪，押解着，我们一只胳膊反背着，装着狼狈的样子，任由小伙伴们发落，让小伙伴们尽情地开心逗乐。如果我们到时间未被俘获，仍处于安全状态，自己跳出来，就会像打虎英雄武松一样受到小伙伴的拥戴。当然，英雄也有被宠哭的时候，就说那一次我取得了胜利吧，被小伙伴们逮着四肢托了起来，屁股疼得走路都一扭一扭的，受了好几天的罪。

捉迷藏的游戏有时也会遇到惊险。一天晚上，我跟毛孩两个小伙伴扮演“老鼠”，我们顺着王大爷家的墙根寻找隐身之处。在跳过一个障碍物时，我突然一脚踩空，一只脚落在了王大爷家的鸡舍里，原来，王大爷的鸡舍是石棉瓦搭建的，一点也不牢固。这一踩不要紧，可把鸡们吓坏了，不停地鸣叫起来。王大爷一边骂着驱赶着什么，一边手持家伙赶了出来，他以为是黄鼠狼偷袭了他家的鸡舍呢。我跟毛孩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偷窥王大爷的反应。王大爷看到鸡舍踩塌了，就知道是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惹的祸，气得没头没脑地数落起来。这时候，有一小一点的孩子前来向王大爷告密，说鸡舍踩塌是我和毛孩所为。我和毛孩看藏不住了，就出来认了错。王大爷也没跟我们计较，还含着烟袋，吹着凉风，在场地上欣赏着我们玩游戏呢！后来，还给我们讲了一段神话故事，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捉迷藏已成为珍藏在我们心中的最佳童话故事影片。

那时候，孩子们的生活中是多姿多彩的。农村家长放手让孩子们摸爬滚打，我们在生活历练中掌握了许多生活技能。我很早就学会了攀爬树木，当然裤子也磨破过，腿上也被蚂蚁叮咬过，但都不足挂齿，毕竟高高在上的树木在我的脚下已经俯首称臣。小麦成熟的时候，我会带着竹篮，爬到自家的杏树上，把果实采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和他们一起分享甜蜜和快乐。知了猴出土的时候，我们会乘着夜色，在树上捕捉这难得的野味。槐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也会伴随着诱人的芳香，把一哪哪一哪哪的槐花采回家，让母亲烹饪成美味佳肴。在我的记忆中，槐花炒鸡蛋，总也吃不够，那味道在我的心中久久弥漫，是一种抹不去的乡愁。

# 家乡知了声

□王 锋

盛夏晚上，我携妻带子去赴宴。席间，服务员端上一盘蝉蛹，橙黄橙黄的，味香扑鼻。儿子见了，满脸地疑问：“爸爸，这是什么？”服务员忙替我回答：“蝉蛹。”“蝉蛹是什么？”也不怪，我在城里落户后，带儿子回农村老家的次数并不多，况且每次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的，他真是没见过。“儿子，蝉蛹是蝉的若虫，也叫知了猴。”“什么知了猴？”儿子越听越迷惑。“这样吧，儿子，明天我带你回趟老家，我们抓些知了，再创些知了猴，让你见识见识。”“好啊！好啊！”那一餐，儿子吃得很是香甜。

回家后，儿子迅速洗漱完毕，匆忙爬上小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望着儿子，想着答应他的事情，思绪飞到了久违的家乡，眼前浮现一幅幅儿时捕蝉的画面，耳边回响一声声知了的鸣叫。不知怎么的，眼前间或闪烁着年老父母那花白的头发、沧桑的面容。这一夜，想得我热泪盈眶。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就起床了，带着满脸的期待望着我。我喊来妻子，整理好行装，坐上回老家的汽车。汽车渐渐驶离喧嚣的城区，进入绿树浓荫的乡道。进入乡道不久，铺天盖地的知了声席卷而来，我对儿子说：“听，这就是知了声。”儿子仔细地听着，小声地哼着：“知了…知了…爸，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啊？”“快了。”我轻声安慰着。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老家的小站。我们下车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快到村口时，远远望去，那棵粗

壮的大槐树下，两位佝偻的老人在朝着我们的方向眺望。我的心怦怦地，近了，老家！近了，老爸老妈！儿子也看见了，挣脱我和妻的手，撒欢跑向两位老人：“爷爷——奶奶——”母亲挪动着脚步，张开双臂，一把把儿子搂在怀里：“噢，俺的孙子来家喽！”父亲只是笑呵呵地望着我和妻子说：“来了。”“来了，爸！”我和妻子重复着。儿子一手拉着我的老母亲，一手拉着老父亲：“回家吧，爷爷奶奶！”“回家……回家……”年迈的父母重复地说着，他们的手却都在悄悄地擦拭着眼角的泪花。

回到家后，儿子迫不及待地对我说：“爸爸，你答应我捕蝉的。”“捕蝉？”老父亲疑惑了。“是这样的，我这次回家，主要是想让孩子认识认识蝉，也就是我们农村所说的知了。”“哦，是知了啊，这好弄，我们做一个抓知了的罩子不就行了吗？”老父亲明白了：“这样，孩儿他妈，你做饭，我来做知了罩，给孙子逮知了。”“好好！”老母亲忙不迭地到厨房拾掇着。我看了一眼妻子，妻子会意地走向厨房，“妈，我来帮你！”“不让你弄，我自己来。”妈嘴里拒绝着，但还是面含微笑看着儿媳跟她进了厨房。

老父亲颤巍巍地从屋里拿来一把砍刀，走到屋后的小竹林，我和儿子也跟了过去。老父亲审视好需要的竹子，刷刷地砍掉多余的枝茎，只留下竹竿，啾的一声砍断，麻利地拖回家。我也砍一根。回家后，老父亲找来两根细铁

丝，两张塑料网。我和父亲一人做了一个捕蝉的罩子。

做好罩子，我们祖孙三人，来到村东头的小树林。“知了——知了——”这里好似蝉的天下，我们好像被笼罩在蝉的世界里。老父亲指着树上身披羽翼的小昆虫说：“我的小孙子，看到没有，那就是知了！看我给你抓。”儿子抬头仰望，认真地瞅着。老父亲蹑手蹑脚地走向一棵杨树，那只正在高亢地鸣叫的蝉，轻轻地举起捕蝉罩，瞄准方位后，猛地把手罩子往蝉身上罩去，瞬间，蝉被罩在里面，老父亲迅速把罩子盖向地面，手快速伸进罩子，猛地一抓，把蝉快速送入准备好的玻璃瓶里。“抓到喽！抓到喽！”儿子高兴地抱着玻璃瓶，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蝉，“这就是知了啊！”我望着父亲，他的动作竟不像一位年迈的老人。我也不甘示弱，儿时捕蝉的技能也瞬间回归。不一会儿，我们就捕到了好几只蝉，这些蝉在玻璃瓶中嘈杂地叫着。

“爸，这些蝉怎么和昨天晚上盘子里的不一样啊？”儿子眼瞅着问道。“儿子，昨晚吃的是蝉的若虫，你想要看看的话，我回家拿锄头来创给你看看。”我告诉儿子，同时对父亲说，“爸，我回家拿锄头，你们在这等我。”我快速回家，家里已经飘起饭菜的香味。“饭快好了，你们还不回来吃饭？”母亲和妻子问着。“马上就就好，等我创些知了猴，就回来。”

我拎着锄头，又闪入那片儿时的小树林，树林虽小，树却粗壮了许多。

百姓记事

父亲见我来了，说：“我给你看看哪些地方会有知了猴。”老父亲像位敏锐的猎人，巡视着一棵棵树木的泥土，指出哪些地方会有知了猴。我扬起锄头，照着父亲指出的地点，狠狠地刨下去，果真刨出了蝉的若虫。儿子仔细地看着手心的知了猴，一个个胖乎乎的，身上有薄薄的外壳，黑乎乎的爪子在轻轻地蠕动着。

“回家吃饭了！”母亲和妻子来喊我们了。“奶奶！妈妈！快看，这是爷爷和爸爸给我的蝉和知了猴！”儿子炫耀地跑过去。“走吧，回家吃饭吧！”父亲对我说，“你们前头走，我来扛着工具。”“爸，哪能让你扛，我来，你们前面走，我跟后。”我连忙右手扛起两根竹竿罩，左手拎起锄头。强烈的阳光下，妻子搀着父母和抱着玻璃瓶的儿子并排走着，我环视着儿时的树林，看着这久违的画面，眼里充盈着泪水。

吃完饭后，我们围坐在一起。父母兴奋地和我们谈论着村里的家长里短，儿子幸福地依偎在母亲怀里，抱着玻璃瓶瞅着。就这样，在时钟的滴答声里，日头渐渐西落，妻子抬手看了看表，会意地看了我一下。“爸，妈，我们得回去了。”我说。“嗯？嗯！”母亲听到微微一震，“好吧，俺的好孙子，起来吧！你要回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来家？”儿子望着我，尽管不情愿，但在我威严的目光里依依不舍地起身。

老父亲递来早已拾掇好的瓜果蔬菜，说：“走，我们送送。”我说：“不用了，这些菜留你们二老吃吧。”“拿着！”老父亲严厉地说着。我没有再分辨，只好背起口袋，儿子也没有忘记那盛有蝉的玻璃瓶，紧紧地抱着。

父母把我们送到村头的大槐树下，和来时一样，他们那单薄的身子伫立在粗壮的树下，黄昏的日光把二老那微弱的身躯映照得金光灿灿的。走了许久，我扭过头去，年迈的妻模糊的身影还在。这时，儿子瓶里的蝉突然间高亢地鸣叫起来，“知了——知了——”，我的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